

二十世紀作家文庫

命若琴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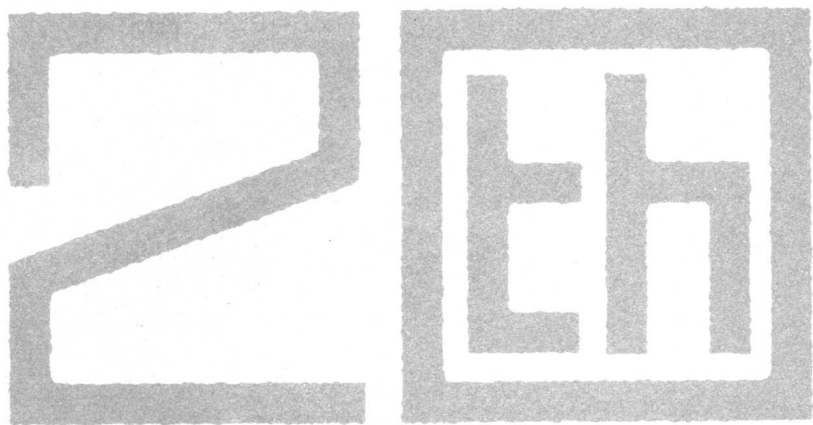
史铁生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
“要一个?”小瞎子笑了两声,然后屏住气说:“你当真奉承大。你知道这班子几岁,怕也换不来。”

二秀儿心里正委屈,一把揪住小瞎子的耳朵便质询,骂道:“好你个死瞎子!”

“天一亮就动身。”小瞎子心里一阵发凉,“那班主还活着吗?”



二十世紀作家文庫

命若琴弦
史鐵生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命若琴弦/史铁生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3.10
(20世纪作家文库)
ISBN 7-5399-1970-1

I.命... II.史... III.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
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3551 号

书 名 命若琴弦
著 者 史铁生
责任编辑 蔡晓妮
责任校对 杨 梅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787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 18.5
字 数 29 万
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,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1970-1/I·1856
定 价 28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1 | 午餐半小时 |
| 6 | 没有太阳的角落 |
| 18 |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|
| 34 | 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 |
| 84 | 来到人间 |
| 101 | 命若琴弦 |
| 121 | 小说三篇 |
| 144 | 第一人称 |
| 156 | 别人 |
| 172 | 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 |
| 235 | 两个故事 |
| 252 | 老屋小记 |
| 270 | 往事 |
| 282 | 另一种理想主义 许纪霖 |
| 290 | 作者主要著作目录 |

午餐半小时

“轧轧轧”的缝纫机声骤然全停，世界轻松了下来。暖洋洋的太阳从稀里歪斜的小窗户里照进来，光柱中飘着无数飞尘。人们纷纷伸懒腰、打呵欠，互相瞧瞧，张张苍老而呆板的面孔都像是融化了，从眼窝和嘴角现出淡淡的笑来。半小时午餐时间到了，喘口气的时间到了，尽情笑骂一阵子的时间也就到了——这是照例的规矩，就像是西方的愚人节。

最幸福的人就在于他们有一种天赋——自行其乐。“什么叫福分？你他妈觉着是福分，那就是福分，喊！”这理论是熨活儿的白老头嚼着馒头夹臭豆腐时发明的。至于是谁热情传播的却搞不清，反正所有的人都信服。也许这理论与阿 Q 的精神胜利法相近，可总共这八个半人（有一个双腿瘫痪的小伙子只能算半个人）谁也不知道阿 Q 是什么，倒是有人知道鲁迅。为了他是否也住在中南海，大伙昨天刚刚探讨过，尽管那个瘫痪小伙子表示了不同意见，但最后大伙还是同意了白老头的见解：那么有名的人，还用说？喊！

搪瓷缸子响了一两阵，这间低矮的老屋里弥漫着浓厚的韭菜馅味儿。“搁了几毛钱肉？”“肉？哼，舌头肉！”于是世界又是那么安静了。别忙，逗闷子的合适话题眼下还没找到。

后窗外传来汽车急刹车的声音，人们一齐停止了咀嚼，支棱起

耳朵。“活腻啦！”——准是什么也没轧着；又一阵发动机的隆隆声，汽车开远了。序幕也就拉开了。

“昨天下班，”眯缝着两只小圆眼睛的夏大妈向前探了一下脖子，急忙把嘴里的一块烙饼咽下去，“昨天下班，”她又赶紧喝了口水，作了一次深呼吸，“昨天下班，差点没把我吓死，走着走着，脊梁后头就是这么一响。”

“妈呀！怎没把你噎死呢！”坐在对面的“小脚儿”掰了一块菜包子扔进嘴里，“就这点屁事，我还当你捡了个金刚钻呢。”她撇一下嘴，转过脸去，右腿搭在左腿上，四五寸长的缠足得意地摆动几下。

瘫痪的小伙子边吃边扒拉着算盘：“夏大妈，您这月半天事假，半天病假，扣你九毛二。”

“我回头一看，”夏大妈接茬说，“胡同这么窄，汽车这么宽，我可往哪躲？我这个跑呀……要是你那两只宝贝脚，非给汽车打眼儿，没治儿。”她瞅空报复了“小脚儿”一句。“赶我跑到胡同口，汽车才开过去。几个小学生说是‘红旗’；光听人说红旗车，可咱压根儿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算红旗车，你说……”她在腿上拍了一巴掌，似乎颇为没能把红旗车看个仔细而遗憾。

众人听到“红旗”都肃然得没有了笑声，只有白老头不以为然地“嘁！”了一声说道：“你可真算白活。红旗车？个儿大！漂亮！窗户上的玻璃枪子儿打不透，德国造儿，全那样！”他的目光和瘫小伙子的目光相遇了，于是又补充道，“眼下中国也试验成功了，坐那车的全是中央的名人，早年马连良……”听见瘫小伙偷偷地笑，白老头含糊了。

然而“小脚儿”却独自吃吃地笑了起来，众人越是骂她“疯老婆子”，她越是笑得前仰后合了。

“叫车，叫车！这儿疯了一个！”白老头一本正经地朝门口跑去。“今儿早晨一来，我就看她屁股不像屁股，脸不像脸的了……”

“白大爷，一天事假，两半天儿病假，扣您一块八毛五。”瘫小伙儿又算清了一笔账。

“扣吧扣吧，省得钱多贼惦记。”白老头在门旮旯蹲下来，慷慨地

说，眼睛却仍旧看着“小脚儿”，一脸得意而狡猾的笑。

“小脚儿”终于止住了笑，却打起嗝逆来：“呃！刚才这老东西说我，”她戳了夏大妈一指头，“呃！我非给汽车打眼不可，呃！我要是给红旗车打了眼儿，可他妈算我造化了，呃！消消停停一躺，来俩勤务兵侍候我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呃！”

“您还抽点什么不？”白老头眯缝起眼睛凑过来，脸上又换了一副恭维的神情。

“咯！那是！”“小脚儿”斜扫了白老头一眼，板起面孔。“白老头子——哼！到那咱我还未准用你呢；白老头子！买两条中华过滤嘴儿去。”

“喳！”白老头应道，随即抓起“小脚儿”的手，认真地号起脉来。“您是醒着呢吗？”他又说。

“小脚儿”搔了他一把：“怎么着？他撞了我！”瞧她的意思，仿佛“造化”绝不是什难事。

“就冲您这把糟骨头？还消消停停一躺呢？是消消停停一躺——在太平间，要不火葬场。”白老头撅断一根火柴，不紧不慢地剔着一嘴黄牙。

“小脚儿”圆睁着眼睛没了词儿，事情真有点窝囊了。“我死了有我儿子呢！”她忽又来了精神。

“儿子死了还有孙子，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，这山挖一点就会少一点，有什么挖不完呢？三七二十一，三下五除二……”瘫小伙子念经一样地自言自语，头不抬，眼不斜，清理着帐目，咬着半拉火烧。

“你儿子怎么着？”有人感兴趣地问。

“他得给我儿子找房结婚！我儿子三十二了，对象二十九了，着哇！”“小脚儿”眼睛都亮多了，虽说菜包子滚到了地上，“这回算抄上了！房管所那破房咱还是看不上了，得他妈给我一个单元，有厨房有厕所的。我儿子儿媳妇住一间，我自个儿住一间……”

白老头捅捅她：“我提个醒儿——你可早让车撞死了。不要紧！那间房我替你住着，将来还能给你看看孙子什么的，”他又耸耸鼻子，

大约流些眼泪也容易，“你就算积了阴德，下辈子准托生只好东西。”

有人刚要笑，可是话又被另一个老太太接了过去。说是老太太，其实也并不怎么老，不过是拔了满口的牙一直没镶上，外加有点哮喘。嗓子里的“小哨儿”一响，她说道：“不知怎的！让汽车撞着也分个命好命歹。我们老头子地震那年让车撞折了腿，是农村的手扶拖拉机撞的，你讹谁去？开车的穷得叮当响，怪可怜的……可我们老家有个傻丫头去年让一辆‘上海’撞死了，怎么着？一千块钱！一千哪！才是辆‘上海’……”

众人的眉毛都皱成八字，嘴张得惟恐不圆。这儿再没什么开玩笑的意思了，每个人都放慢了咀嚼的频率，似乎盘算着什么。一时老屋里颇有些寂寞，就连白老头脸上也没有了狡猾的笑纹。

“罗婶儿病假三天，扣您两块七毛七。”惟瘫小伙子例外。

“要是我，”被称作罗婶儿的说，“我就不要那一千块钱，多少钱也有花完的时候，我让他们给我找个正式工作，或者给坐‘红旗’的他们家当保姆就行。我们有个老街坊，不知哪辈子积了德，在一个大干部家当保姆，人家顺手给你点什么破的旧的，用不着的，吃不了的，就他妈够你一发。当然，给我分个正式工作也行……”

众人眉间的竖纹一齐消失，可以算茅塞顿开。

“要不还得说是现在好？”专管钉扣子的卢奶奶从老花镜上头挑着一只眼（对了，她只有一只眼）看着大伙，也有了感触，“早年我们老头子给个开药铺的掌柜的拉包月车，十冬腊月我抱着我们大闺女去找他，他从厨子那儿给大闺女拿了块年糕，还不挨了顿骂？有钱的吃什么？吃……”她伸开两手的拇指和食指，似乎中间是偌大的一个碗或者盘，“吃、吃”了半天，终于也没“吃”出什么来。花镜后面的一只眼眨了又眨，“你瞧，头两天我们老头子还念叨着……噢，吃绿毛乌龟，还让海军捞了活对虾，空军给运……”

“那是林彪！您弄混了。”瘫小伙子双手捧腮，似笑非笑地说。

“贼！”白老头咧着嘴站起来，就地转了个圈又在凳子上坐下，“你可跟着瞎掺和呀？林彪又成药铺掌柜的了吧，你又吃了林彪的年糕了吧，老了老了弄个历史问题你可怎么跟儿女交代！”

哄笑声中，卢奶奶慢慢合拢伸开的手指，满脸羞愧地笑了一会儿，不言语了。

人们重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。

“要是我，说什么也得让他们把我们他爸调回北京来，支援三线时说是三年就回来，这可倒好，我们‘小援子’今年都十三了。”墙角处有人叹了口气。

火炉前有人点了支烟：“甭提了，要是我，能求他们帮着把我儿子从云南转回来就行了。”

“还得给分个正式工作！”柱子后头吐出了一口痰，“我们二小子从内蒙回来两年多了，一直分配不出去。要是红旗车开到厂门口，下道命令？厂长也得屁颠屁颠的！可惜……”

“唉！也甭贪心不足，能给咱老姐们儿长几块工资就行啊……”

低矮的老屋里又一次沉默了，说是水足饭饱后的发呆，显然不准确，因为一双双眼睛都闪着一种奇异的光——向往的光？欣喜的光？还是如愿以偿的光？说不好。总之，是这间东倒西歪的小车间里罕见的光，是这些年过半百的眼睛里少有的光。人们像一尊尊石像，直勾勾地望着一个固定的地方；有的在抠腮边的痣，有的在揪鼻孔里的毛，有的从鼻孔里抠出些东西来在手指间揉着……好像都在谛听着什么福音。

“冰——棍儿！”深秋的风送进来一声悠长的呼唤，竟把人们从那忘我的境界中唤醒过来。

“唉，我可不想让汽车撞死。”不知是谁最先恍然大悟了。小巷深处响起一阵开心的笑，夹杂着庸俗的污言秽语。

“轧轧轧”的缝纫机声响了，世界又紧张起来。

没有太阳的角落

她像一道电光，曾经照亮过这个角落，又倏地消逝了。

这是我们的角落，斑驳的墙上没有窗户，低矮的民屋顶上尽是灰尘结成的网。我们喜欢这个角落。铁子说这儿避风，克俭说这儿暖和，我呢？我什么也没说。我只是想离窗户远一点，眼不见心不烦——从那儿可以看见一所大学的楼房，一个歌舞团的大门和好几家正式工厂的烟囱。我们喜欢这个角落，在这儿才可以感到一点做人的乐趣；这儿是整个“五七”生产组最受人重视的“技术角”。铁子把仕女的图样设计得婀娜窈窕，大妈大婶们才能整天在那些仿古家具上涂涂抹抹，然后只有我和克俭能为仕女们长上脉脉含情的五官。大妈大婶们都很看得起我们“啧啧”地赞不绝口。

“到底是年轻人哪！”

克俭得意地吹起了口哨。

“咱们生产组可离不了你们。”

铁子舒心地地点上一支烟。

“就是正式工厂真的要你们，咱也不能给！”

我说：“那公费医疗呢？工资还是一天八毛？”

“就你矫情。依着我们还不好办？我们都是有几儿女的人……”一个大妈竟擦起眼泪来。

我们哼起了《菩提树》，互相谁也不看谁。

门前有棵菩提树，
站在古井边，
我做过无数美梦，
在它的绿阴间。

……

这深沉的旋律能够安慰心灵。我想，铁子和克俭一定也和我一样，想起了那梦一般的童年和那梦一般的插队生活，在陕西，在东北和内蒙……

我们？我们是怎么回事？唔……

清晨、晌午或者傍晚，你会在这条幽深的小巷中看见我们。我们三个结队而行，最怕碰见天真稚气的孩子。

“妈妈你看哟！”

我们都低下了头。

“叔叔们受了伤，腿坏了，所以……”

铁子把手摇车摇得飞快，我和克俭也想走快些，但是不行。

“瘸子吗？”

母亲的巴掌像是打在我们心上。

这最难办，孩子无知，母亲好心。如果换了相反的情况，我们三个会立刻停了下来，摆开决死的架势……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么？那些像为死人做祈祷一样地安慰我们的知青办干部，那些像挑选良种猪狗一样冲我们翻白眼的招工干部，那些在背后窃笑我们的女的，那些用双关语讥嘲我们的男的，还有父母脸上的忧愁，兄弟姐妹心上的负担……够了！既然灵魂失去了做人的尊严，何必还在人的躯壳里滞留？！我不想否认这世间存在着可贵的同情。有一回，一个大妈擦着眼泪劝我说：“别胡想，别想那么多，将来小妹会照顾你的，她不会把哥哥丢了……”我不知当时我的脸色是什么样子，那个大妈哆哆嗦嗦搂住我，一个劲叫我的名字。天哪，原来这就是我活在世上的价

值！废物、累赘、负担……没有人相信我们可以独立，可以享受平等，就像没有人相信我们可以得到正式工作一样，可我们的仕女图画得并不比那些正式工人画得差，画得少。我们忍着伤痛，付出比常人更大的气力，为的是独立，为的是回到正常人的行列里来，为的是用双手改变我们的形象——残废。

“算了吧，”铁子对我说，“等到二老归西，难道咱们还那么不知趣地活着？”

“弄个炸药包，和他们同归于尽！”克俭说。

“和谁？”

“谁冲咱们翻白眼就和谁！”克俭把拐杖使劲往地上一杵，险些摔倒了。

幸亏人可以死。我们好像什么都不怕了，哼着歌走在小巷深处。

今天像往日一样，
我流浪到深夜，
我在黑暗中行走，
闭上了我的两眼；
……

春风乍起，吹绿了柳条的时节，她来了。

“我叫王雪，我坐在这儿行吗？”她走进了我们的角落。

“当然。”

“只要你乐意。”

“有什么行不行的？”

我们每人一句，都是冷冰冰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腔调。克俭在我耳边嘀咕了一句什么，不外乎“德性”、“臭酸相儿”一类的评语。铁子冷酷的目光在眼镜后面闪了几下“哼”了一声，低下头去。这是一种防御，一种以攻为守式的防御，防御什么呢？

她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姑娘。

“你也是病退回来的？”我问。

她摇摇头：“我是困退回来的。”

“你干吗不去正式工厂？”我的语气就像是在说，“您何必屈尊到这个角落里来呢？”

“待分配，和你们一样呀。”她总想朝我们笑一笑，但都被我们依次“抵抗”了回去。

“和我们一样？”铁子冷笑了一声，没抬头。

她朝大妈大婶群里望了一眼，说：“你们不也是待分配的知识青年吗？”

我们谁也没吭声。待分配？天知道我们待了几年了。像处理西瓜似的被扒拉过来扒拉过去，拍拍听听，又放在了一边。最后我们就“来自五湖四海”，“走到一起来了”——有了我们的角落。

“我先坐在这儿看看你们是怎么画的。”她终于有机会朝我笑了一下，大概是因为我在我们之中还算好惹一点的。

角落里静悄悄的。那大学里在做广播体操。

她把头和铁子挨得那么近；她的肩和克俭的肩碰在一起了。这两个蠢家伙，竟像是两个大气不敢出的小学生！刚才的威风哪去了？我想笑。他俩都没闯进过姑娘的心，都还没来得及和姑娘挨得那么近就……只有我，但那也都是往事了。

克俭一连画坏了好几笔；铁子把仕女的头发画得像拆下来的旧毛线。我脑子里一下子闪过了好多往事，都是什么呢？好像又是那封信……

但她突然“咯咯咯”地笑起来了。

我们尴尬地抬起头。

她还是“咯咯咯”地笑。

铁子脸上最先出现了恼怒。

“我能看见我的鼻子！”她说，“我正看你们画画，就看见了 my 鼻子，原来人可以看见自己的鼻子！”她那大而黑的眸子对在一起，轻轻地晃着头寻找鼻子，依旧“咯咯咯”地笑个不停。

我们都笑了起来，角落里吹来一阵轻松的风，好像还有一点温暖。

春雨蒙蒙，天空里闪过一道电光，搅动了三颗枯萎的心。

我们的角落里从早到晚萦回着歌声：《菩提树》、《土拨鼠》、《命运》、《茫茫大草原》……先是轻轻地哼，后是低声地唱。我看见铁子认真地控制着自己的口型，克俭竭力压低自己的下巴颏，为了使歌声更低沉浑厚一些，似乎那样更能显出男子汉的气魄。我偷眼去看王雪。我发现铁子和克俭也在偷偷地看她。王雪随着我们歌声的节奏轻轻地晃着头，两个小辫一个弯了一个直，一个直了一个又弯。我们的歌声更响亮了。

老人河，啊，老人河！
你知道一切，但总是沉默，
……

“你的嗓子真好，男低音！”王雪忽然说。

我们三个一齐望着她。

“你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就是你！”王雪被逗笑了。

铁子和克俭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，我不敢说其中没有一点嫉妒。

“你们干吗光唱这些让人伤心的歌？”

“你爱听什么？”克俭说。他的脸红了一下。

“《晒稻草》，我最爱听胡松华唱的《晒稻草》。”王雪清了清一下喉咙唱起来。

我们从早到晚在一起把稻草晒干，
你在那边我在这边，两人相距很远。
……

我又想起了那封信，那是一个好心人写给我心上的姑娘的……算了，不要想那些过去的事吧。

她爬到赶车台上去，让妈妈上草堆，
她在那边我在这边，两人快乐向前。

王雪还在轻轻地唱，随着欢快的节拍摆着两条小辫。

我们三个干脆停下了手里的活，愣愣地看着她，目不转睛。心中的防御工事已经拆除了，没有进攻，没有退守，没有伪善也没有卑屈……心就像和平的蓝天，就像无猜的童年；眼前出现了一泓春水，闪着无数宝石一样的光斑，轻轻拍打着寂寥的堤岸。她长得多美！但并不像那些做作的演员，用浓眉大眼招徕观众，用装腔作势取媚邀宠。她怎么说呢？长得真实。她的心写在脸上，她看得起我们。

忽然铁子唱起了那支歌。

我愿做一只小羊，
跟在她身旁。
我愿她那细细的皮鞭，
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。

王雪像听了侯宝林的相声似的大笑起来，笑得喘不过气，笑得弯了腰。“什么破歌呀?! 还有愿意挨鞭子的哪？准是你瞎胡编的……”她那样随便地拽住铁子的胳膊，摆着、晃着。

她可真不像有二十三岁了，她还像个小姑娘呢。

正像歌中唱的那样，我们从早到晚在一起。我们边唱边画，边画边唱，唱《晒稻草》，唱《友谊地久天长》，唱《哎哟，妈妈》，唱那些欢乐的歌。我们的产额天天在增长，令大妈大婶们惊讶。王雪贪婪地学着，我们争着把看家的本事都端出来教她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们三个都用了长辈似的口吻和她说话，不是教训，是——譬如：

“王雪，你考大学吧，你别像我们似的。”

“王雪，你应该学外语，当翻译。”

“王雪，你不如学小提琴，只要下功夫准行。”

“王雪，你得注意锻炼身体。”

“王雪，你要记住‘防人之心不可无’。”

“王雪，晚上回家走大街，别走那些小黑胡同。”

……

王雪每天提前半个多小时就来上班，打扫车间，打扫我们的角落。灰尘结成的网没有了，斑驳的墙上挂上了漂亮的年历。遇上一天她来晚了或是请了假，我们就总会念叨她，角落里就没有了歌声，我们就又想起了招工干部挑剔的目光和母亲脸上的忧愁。那些日子，我们生活中的全部乐趣更是都在这个角落里了，只要有王雪，只要有王雪，只能是王雪。为什么呢？我还没来得及细想。

我们三个也都早早地就来上班了，而且一天比一天早，一个比一个早，而过去我们都是踩着铃声走进角落的。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为什么。当我发现我们三个之间出现了一种隔阂的情绪时，我才明白了，那是由不自觉的嫉妒造成的，我们都想和王雪多聊一会儿，一天八小时太短了！而嫉妒说明了什么呢？有一次铁子和克俭竟吵起架来，无非是要在王雪面前证明自己的见解是对的。年轻人呵，残废了，却还有一颗年轻的心在跳！

我感到了这个，不那么早早地去上班了。不，我绝不是小说中那种高尚的情敌，正是因为我深深爱上了王雪，心上的防御工事就又自然地筑起来了——那是一道深壕沟，那是一道深深的伤疤，那上面写着三个醒目的大字“不可能”。何况还有那封信呢？那封信……哦，心在追求人间仅有的一点欢乐的同时，却在饱受着无穷痛苦的侵蚀，这痛苦无处去诉说，只有默默地扼死在心中，然后变成麻木的微笑，再去掩饰心灵的追求。

铁子和克俭也都不那么早地来上班了，因为一个大婶无意中说了一句话：“自打王雪来了以后，你们也都不睡懒觉了。”唉，他们和我一样，我敢打赌！

王雪可真还是个小姑娘呢，她一点也看不出这些细微变化的缘故。

夏天的晚上，她央求我们和她一块儿去附近的小公园看露天电影晚会。

她举着已经买好了的四张票，说：“《玛丽亚》可好看了，去吧！”

“我不爱看电影，”铁子说，“那样的电影，看完了三天都堵心。”

“那咱们看《甜蜜的事业》，同时演好几部呢。”

“我也不去，”克俭说，“甜蜜啥呀？甜蜜个屁！”

“那你去吧，啊？”她又对我说，“散了电影，路可黑了……”

“你害怕吗？”我们同时问。

她皱着眉，难为情地点了一下头：“嗯。”

我们都同意陪她去了。因为能保护她，我有一种自豪感，铁子和克俭大概也是。

小公园里晚风习习，凉爽，飘着阵阵清淡的花香。多少年了？五年了！自从架上这两支拐杖我就再没来过这儿。来这儿干什么呢？只能勾起往事，这儿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，欢歌笑语恍如昨日；这儿遗留着少年时代的希望，不过已经认不出哪棵白杨是我栽下的了；那片草地上曾有过一群即将去插队的青年，用心里涌出的朴素无华的诗句讴歌美丽的理想……可是后来呢？

天还没黑，银幕前只坐了几个孩子，仰着小脸望着空白的银幕。他们怎么会那么有耐心？噢，他们会幻想出五彩缤纷的画面，去填补空白的银幕。他们还太小呢。

铁子和克俭也都沉默着。

王雪“哧哧”地笑起来。

小树林里对对情人在漫步，在依偎，在亲吻。

“你别笑，将来你也那样。”我不知怎么竟会说出这样的话。

王雪满脸绯红。“去你的，我才不呢……”她嗫嚅地说。

唉，还是别想这些的好。

可是铁子又冒出一句不该说的话：“王雪，你跟我们在一起走不嫌寒伧吗？”

“寒伧？为啥？”王雪一跳，揪下了两片树叶，淘气地塞进了克俭的脖子。